

雲南通志

卷之三十一

雜異補遺附

雲南通志卷之第三十

禠異

補遺附

滇多靈奇怪誕之事傳聞不經宜爲士君子所
羞道顧觀華陽國志其於竹浮三節木化九隆
皆津津模寫若親見者凡以天地之大何所不
有虎乳鳥翼經傳且然而齊諧山海諸書無論
矣夫苟可以廣異聞備叅攷卽稗說何害豈必
正容而後悟物也若乃當觀止之後猶畱有餘
不盡之思卽或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與夫畸

言軼行亦必採而錄之將使粉米可登華衮蘋
繁可薦王公不僅勒一隅之成書實用以佐

盛朝之掌故矣作禳異志

妙香國

即今大理古初國屬天竺水居陸之半
為羅刹所據好啖人有張敬者為巫祝

羅刹憑之一日老僧自西方來敬家託言欲求
地藏修敬以告羅刹問需幾許僧身披袈裟手
牽一犬指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
刹諾僧曰既許合立符券遂就洱水岸上畫券
石間于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
羅刹失措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但問
何以處我僧曰別有殊勝之居因于蒼山上陽
溪化金屋寶所一區羅刹喜盡移其屬入焉山
遂閉僧乃鑿河尾洩水之半是為天生橋至
今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占篆簡云是買地券鶴

拓

常洱水初洩時林藪蔽翳人莫敢往有二鶴
日從河岸行人尾其跡始得平地故大理又

名鶴拓今南橋作

金馬

周宣王時西竺有國曰
摩揭提王曰阿育生三

雙鶴示不忘也
子長福邦次弘德季至德王有神驥一其色如
金三子皆欲之王意欲與季而患其爭乃以轡
私授至德縱驥東馳命三子曰捕獲者王之三
子各部眾追至滇池上長子意馬飲滇池伺而
邀之不獲仲子意馬至甸中亦不獲至德追至
東山松林以轡邀之馬見轡而就遂獲焉王思
滇遠恐不得歸遣舅氏神明統兵以援將歸哀
牢彝阻道不返既歿福邦為碧雞山神弘德為
巖頭山神至德為金馬山神今安寧有龍馬跳
澗山並草溪井龍馬河即其所經之地石上蹄
跡深尺許竹王
漢初一女浣衣遯水有三節大竹流
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內有啼聲持歸
破之得一兒育于家長以才武雄諸彝捐所破
竹于野生竹成林遂以竹為姓自號竹王王與

從人嘗止石上命作羨從者自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後漸驕恣武帝開西南諸種侯王皆服乃斬竹王置牂牁郡後封其三子
 名竹王三郎今通海有竹王祠
九隆 哀牢彝一曰抵牟苴捕魚死江中其妻沙壺哭之哀觸浮木嘗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十男一日在江邊浮木化為龍水上語沙壺曰若為我生子今安在九子怖而走惟季子不去背龍坐龍因舐其背彝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其十子曰眉附羅曰牟苴廉曰牟苴諾曰牟苴酬曰牟苴篤曰牟苴託曰牟苴林曰牟苴頌曰牟苴閃九隆長而黠鷲嘗有天樂奏鳳凰棲五色花開之祥眾遂推為酋長時哀牢山下有奴波息者生十女九隆弟兄娶之厥後種類蔓延分據谿
幻人 永樂元年揮國王雍谷是為六詔之始
 由調遣使者獻于朝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
金蛇 漢永昌太守劉安世鑄黃金為馬頭又善跳丸至千數

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嵩發其奸不果獻冀恨嵩因以他事陷之金蛇輸官後歸杜喬冀借觀不與竟
琴經 諸葛亮南征嘗撫琴滇人有願誣殺喬
 學者乃著琴經一卷述琴之始及七絃十三徽之音
雞鳴枕 諸葛亮入南中從意于是滇人始知琴
 征者冬暮思歸乃各與一磚曰卧枕此即抵家從之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又嘗用炊釜自隨不炊自熟以防不時
嗽金鳥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鳥出之需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鳥出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宮中爭以鳥吐之金飾釵佩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
背明鳥 黃龍元年越雋之南獻背明鳥聖人心
 于吳形如鶴止不向南巢常向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以為祥吳人訛呼為背亡人以為不及百年當有喪亂之
紀功碑 隋開皇中史萬歲事後此鳥不知所在
 擊南寧行數百里

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跌誌曰萬歲不應什吾碑萬歲駭重

金縷鳥

哀牢人細奴邏耕于巍山數有祥異社會之日

白國主張樂進求率部眾祭孔明鐵柱柱頂故有金縷鳥忽飛下集細奴邏左肩相戒勿動入日乃去眾駭異以為天意所屬進求乃以

谷女

唐初高氏女年十三尚不能言其兄從軍東川三月不歸谷女一日忽語嫂曰兄缺食我往餉之家喜其開口戲應之曰汝將裹飯去谷女果行家人笑躡其後至盤陀石下入水洞而去覓之不得眾方驚怪未已谷女忽至謂家人曰兄一旅之眾皆已飽矣具言軍中地形事勢其嫂不信東川距此二千餘里安得即至不知其有神力也乃以衣授之曰汝送與兄取其垢衣來谷女如其言果取垢衣來自是送餉日以爲常谷女常牧一白豬一日謂家人曰軍回矣遂騎

白豬化為象騰空而去

崑崙別宮

名山洞天福地記云第

里名太玄總真之天在梁州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別宮魚湖洞在姚州西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粟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

雨銅觀

音天寶間崇聖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夜驟雨旦起視之溝澮皆流銅屑即用鼓鑄立像高

二十四尺如吳道子所畫細腰跣足像成白光彌覆三日夜至今春夏之際時時放光

王

質爛柯山

九州要記在嵩州昆明縣

銅墻

神異經云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

黃銅天樂

南詔時有僧王左梨者以功行稱點蒼玉局峯月望夜每聞天樂南詔謂

左梨曰安得致此曰臣能取之至日預候其地天樂果至雞鳴時但見群鶴翔空而下有玉琵琶龍吟箏竹笛方響之器

世人不得其音藏之于庫

望夫雲

相傳昔有人素貧因遇蒼

山神授以異術忽生肉翅能飛一日至南詔宮攝其女入玉局峯為夫婦凡飲食皆能致之後問女安否女云太寒耳其人聞河東高僧有七寶袈裟飛取而還僧覺以法力制之遂溺水中女望不至憂鬱以死其精氣化為雲倏起倏落若探望之狀此雲一出洱河中即有雲應之颶風旋起舟遇即覆人戒鐸鞘鬱办異年尋遣清平官尹輔首停泊俗又呼為無渡雲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鬱办鐸鞘狀如殘办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彝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办鑄時以毒藥並取迎耀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一名浪劍俗謂天降非人鑄刀劍皆以柔鐵為莖幹不可純用鋼純鋼不折則毒藥南蠻有毒藥無办狀如朽鐵中人無血立死言從天而下入地丈餘祭地方厥竹舟華陽國志云南方有布芾竹長百兩丈圍三丈餘可為大舟筍味甚美得之

頭鹿

博物志云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兩頭鹿也以四月中取其胎可治蛇毒永昌

間有之魏宏南中志曰雲南郡有點茶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專食毒草名食毒鹿抵羊

石

在姚安東一里許昔蒙氏時有女于此牧羊一抵餽土驅之不去掘地遂得滷泉名曰白

羊井人即其地立聖母祠及開橋頭井得石羊云即餽土之抵後歸于聖母祠其井即白鹽井

也銅鼓

驃國進樂有銅鼓咸通末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捨于延慶

寺以代木魚僖宗朝林藹守高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

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鼃繫曰唐時楊都師創洱河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東羅荃寺寺前有田四十畝每栽秧約三日傭者戲師曰若能繫日當為畢栽師默念咒田栽

既而日方曛傭歸始知已歷二晝矣山下有黑龍常作風浪覆舟師以白犬吠之龍怒而出師

視龍蜿蜒若教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先是河浪九疊師以念珠鞭之去其三疊河乃翁順可

舟石上衣褶唐永徽間有一老僧美髯戴赤蓮冠衣袈裟持鉢至蒙舍細奴羅家

乞食時奴邏父子耕巍山下妻婦往餉見僧乞食遂食之再炊往饋僧坐不去持鉢中道僧已

先在復向乞食姑婦驚怪又食之返而復炊持盂具至巍山則見僧坐磐石前有青牛左有白

馬朱鬣右有白象各馴伏上覆雲氣雲中有二童子一執鐵杖于左一執金鏡于右姑婦驚喜

再供之僧問何所願二女不知僧曰奕葉相承二女趨奴邏等至則但見五色雲中一人持鉢

而坐彷彿見二童子唯餘磐鵑卵唐時漁人于石上衣痕及象馬牛之跡

遺卵收之有頃卵破出嬰兒漁人驚異不敢加害嬰兒能食即解種種伎倆長而為僧居崇模

在人呼為崇模師能呼致風雨驅殺鬼神指使如意又能以符咒化水石為酒食千百人皆醉

飽南詔憚之師輒化為鵑飛集高真寺不知所終白馬神南詔豐祐之女進香崇真

寺歸至城西見乘白馬人攝去尋之不得王告于僧贊陀曰此山神也乃設燈照之果在蒼山

下僧怒欲行法移山于河乞食僧南詔蒙邏晟時有一僧持神懼願獻寶珠王從之

錫杖鉢盂牽一白犬乞食開南郡窮石村村素有盜善殺人僧犬為其盜食僧曰汝村盜吾犬

村眾詈僧為誣僧乃呼犬犬遂嗥于眾人之腹中眾謂妖執而殺之解其支體須臾復生謂眾

曰人不可殺死必有生終為讐對眾仍斬之更復生又殺之焚其骨為灰盛以截竹棄之江心

須臾僧裂竹而出形體復完執柳瓶着屨履向山而去村主王樂等走馬追之不及射之箭落

皆變蓮花始稽首服罪村眾自是棄刀弓務農業今洱河東有上滄湖產蓮花菜是其蹟也

白騾唐明皇將封泰山南詔進白騾甚偉潔上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禮畢復

乘而下至山切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驪無疾而殞上嘆異之號曰白驪將軍有司具積纍石為

墓在封**壁龍**師摩矣南詔酋龍之母母隨龍出禪壇征至羅浮白城建一寺南壁畫一

龍是夜龍動幾損寺**僧化蝶**南詔酋龍出兵以後畫柱鎖之方定一異僧自隨僧每

化蝶回國亂其宮龍妻以書告之龍答云若來令宮人背上繡一蝶僧復來宮人繡之龍見衣

蝶命斬之行刑者七次首不斷自**越嵩牛**越嵩云用茅乃斷人見其化黑鵬飛去國有

牛割取其肉牛**越賧犀**犀生越賧以陷牢取之不死經月如故每殺震雷暴雨梁祚魏

國統云西南有異犀三角夜行如炬照數百步或時脫角則藏于深密處不令人見王者貴其

異以為簪能**耕者入潭**昔有人耕于麗江之野消除凶逆忽風雨暴至捲入龍潭

至今或見其人及**青神**五代時趙善政君浪穹牛犁旋繞其中天馬山下其山左瀾有

水右瀾無水有樵青神者善鬼法眾樵謂之曰若能分水于右瀾乎青神曰不難遂以斧柯觸

右瀾水湧出與左瀾均人**居素馨**良素馨宋慶在右者咸利之遺跡尚存曆中嗣位性

好狎遊廣營宮室于春登堤上多種**黃花名遠**道金稜雲津橋上多種白花名紫城銀稜每春

月必挾妓載酒自玉案三泉邇為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鬪草簪花以花盤髻上為飾金花中有

素馨者以素興最愛故名又有花遇歌則開有草遇舞則動素興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後以

荒逸**角端**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帖木真失國征東印度至鐵橋石門關前軍報有

獸一角形如鹿而馬尾色綠作人言曰汝王宜早還左右皆攝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蓋旄

星之精能四方言語好生惡殺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

不可犯也帝即回馭石門關在**三淨神**宋時雲麗江府東印度蓋指南詔也南有鄭

姓者兄弟三人皆從征苗蠻死後
勅封為靈王廟在靖州會同縣
珊瑚樹 八月

望夜有珊瑚出水面漁人
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
青葱 袁宇記云滇池

名曰青葱好食人又有大蛇伺鹿過盤繞而吞
之吞畢復繞樹其角骨鑽皮而出蛇瘡甚殆死

瘡更寧伯妃 有廟在劍川其神傳為慈善最靈
吞之 異舊無祠前有池妃出浴土人見

之妃曰勿洩授爾異術唯所欲日願得呼風雨
妃授以杖此人遂得祈禱之術能令隔垣不雨

羊魚 昔有人善吹笛牧羊于桃樹江畔忽見龍
女迎牧羊者驅羊隨入其羊皆化為魚因

號為羊 銅佛 首李某耕田得一銅佛像僅徑寸
龍潭 沉之水中立雨炙之則晴雖值陰

雨其家常晒麥世傳 馬判 元馮夢弼為雲南宣
銅像為贊陀所遺 慰司令史嘗因公差

抵一姑日暮姑更止行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
言馮怒不從夜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鳥刺

赤下馬踞地若告誦狀呼問何物亦閉目搖手
不敢言馮乃下馬視之其物轉入溪中腥風臭

霧彌人口鼻比曙抵前姑姑吏驚曰今夜馬判
上岸麻線何以得過問馬判何物曰螞蝗精也

後夢弼官至禮部尚書方言官人 黑奴 大德間
曰麻線站役之牧馬者曰烏刺赤 昆明池

大蛟化美少年媼婦女居民苦之有趙伽羅世
精阿叱力教尤通梵經鄉老請治之伽羅遣黑

貌胡奴擒至以水啜之立見蛟形因斬蛟人 巫
問胡奴為誰曰大黑天神也後不知所往

女 明初段寶詣金陵歸欵時有巫女歌曰莫道
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下萬朶

別有明主來 韓貞女 元末保寧有韓氏女年十
寶數日卒 七明玉珍兵亂懼為所掠

乃冒男子混處民間既而被擄居戎伍中七年
人無知者後從玉珍攻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

歸蜀人稱謠神 明太祖方有睿謨尚未發衢童
韓貞女云 謠神 卽謠於道窮究之云有老人泄

其事於童子蓋後湖上地也上怒謫雲南憑于昆明進耳山寺中人往祈夢奇驗不可殫述比

于閩之**白髮魚**舊傳見滇池中戴髮無鱗狀如婦人白而肥**賈龍**首城

沙浪里有龍湫相傳龍昔出游變形為人委其鱗甲於石間有賈人憇石上見甲冑一具如龍

龍至覓其甲不得走入水中水族迎之而入有頃拒之賈遂為龍據其湫

綠衣判官祿豐星宿河鄉人識之呼為貨郎龍

武間有陳巡檢者挈家之任道過河上其婦偶出竟不歸疑墜水矣任滿復過其地請羽士劉

可成薦之可成投牒水府水忽泛溢婦援岸而出既會云為綠水判官所攝語畢復死羽士以

法祛除之**李林甫**明永樂間趙州雷擊死一葬其崇乃已

佞臣罰他十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為彘**鐘神**省士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

麗譙之鐘其聲洪遠相傳初鑄時有異人董其治既成辭去戒曰俟我行百里乃叩當聞百里

甫行二十里遂叩今聲止此耳又一日叩鐘無聲有羽士云鐘神入於滇池未幾池上人來言

每夜鐘鳴池中乃命羽士以符籙攝之鳴如故今其下範銅為神相以鐵索繫之蓋當時所厭

勝也**金索**元大定四年洱河有水怪牛首猪形金睛短項興水為患大理有道者索段氏

黃金百鎰為索治之索成即日移於浪穹寧河明宣德間漁人李應捕魚網得金索傍有漁者

曰可旋得旋斷李貪甚收金索將**牛石**天順間窮驚動其怪連舟俱沉至今為害

見於姚安府東十五里忽泉湧出利**紫溪龍**灌漑後人見而射之牛化為石泉遂涸

成化甲辰楚雄太守邵敏自南都來路過洞庭舟中夢一方巾藍袍人來謁曰紫溪龍王也及

抵郡祀龍其像儼如夢**壁上遺詩**成化中畢鉢中所遇乃飾廟虔祀羅窟絕壁上

有詩云懸崖萬仞沒躋攀樓觀參差煙靄間一派水流蒼石隙數聲猿嘯白雲間堪嗟蕭史乘鸞去定是王喬駕鶴還唯有靈橋高斛掉幽禽惆悵對空山不註姓氏然其地人不能到竟不知誰也

瘴母 瀾滄江在順寧東南四十里歲五六木破石觸之則死或云瘴母文選謂之鬼彈內典謂之禁水此惟江邊有之郡治絕無

章 太和人趙彌成化間知邯鄲縣其母在堂家信久不至值生日繫思甚切忽風飄一黃葉落案前取視乃其母以

山移 明弘治十年阿定是日禱于觀音之章也

山下旁有三大樹皆不動其舊處遂為平地

土 磅礪二十餘丈一夕移二十里止於馬者龍

王神 曲靖真峯山一僧功行神異成化間黔國右不見公問此中有神祠否對曰有土王廟禱嗣甚靈時公尚無嗣乃禱焉久而無應欲毀之

夢告曰當有積功累行者生君家勿以嗣晚為虞也後內人有娠一日坐廳事見僧人入俄而不見內報生子已而詢之僧以是日坐

智井 永化其子為繼軒穎敏邃學多所樹立

施甸長官司舊廣彝州也地名鐵毛嘴有智井深宵莫測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出獵縱一鷓搏雞雉入井鷓隨雉入莊命左右逐之至井邊鷓雉復騰起聞井中鳴鳴有聲徐察之人聲也

莊命引繩下曳之乃一婦人遍體衣觸風皆碎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逾月乃言其為大理楊拱妻張也從夫貨易於施甸夫素惡婦給以歸寧至井邊縛手足推入尋下大石有崖蔽之得不死俄而繩索漸斷掬水以飲經四十餘日既而髮脫殆盡莊以白于直指直指杖其夫而歸張于母

哀牢古碑 正德間永昌人于哀牢山掘地家

人諱福則伽宗胄裔之嫡女也事君子也樂其道而不淫逮下妾也用其能而不妬又曰月出

雞鳴照哀牢之名縣鴻飛滇渚下交頭瘴景東

薄陽之長江餘文俱零落不可識

山多有瘴西至永昌始甚蘭滄潞江水皆深綠

不時紅烟浮其面日中人不取渡瘴起以春末

止于秋抄夾堤草頭相交結不可解名交頭瘴

時則行旅皆絕江岸居民色多黃瘠早死惟婦

女不辛巳進士葉瑞臨安人為諸生貧甚好飲

染也酒一日醉臥窰溝中夜深聞有

數鬼曰大水將至恐滄死辛巳進士相與昇至

諸天寺大門及覺則身在寺門大水果漲翌日

記所言為笑以已年無春榜也後中正德

佛言庚辰進士以車駕南巡至辛巳始致試

蘭州鹽井有佛像獵者逐鹿鹿奔匿佛座下引

弓欲射佛作言曰鹿有胎殺之不祥獵者驚異

昇至鶴慶天開正德中楚雄王其者居山谷中

因名活佛秋初夜起星月朗徹忽見西南

方天開旌旗前導中為玄虎榜大理趙汝濂應

武神向北而去移時方合

與友詣進耳寺途遇一道士拉趙松下出袖中

一劄云此虎榜也趙閱之無名嘆曰名不可求

乎道人曰汝端人也乃徧檢衆名指第三者云

某德行劣可易與汝即空補改趙汝濂三字復

用三圖書鈐于上遂別去後揭曉日填榜至三

名監臨疑未定提調進曰此仕宦之子夙有才

名監臨曰如此則私矣乃命空去取次卷填即

趙汝濂也用印三顆鈐之一如道人所補云

蠶字嘉靖二十七年昆陽訓導任鉞家有蠶生

布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書

法端楷是年滇池水溢蕩折州民

山村民楊姓者業陶瓦每見窰側有白雞白象

掘之丈許得二釜相合中有金牛二某局一置

牛于倉土明晨視之隱隱有犁形其穀晝取之

夜復溢某局精光射目黑夜着之亦明家遂巨

富後為大匣劍昆明梁王墓甚多皆元王子也

盜劫去相傳嘉靖間板橋之北一村

每夜見墓有光疑為寶掘之無物唯一劍置破匣中民取歸夜光燭天四鄰謂火發趨救之至則寂然民疑劍為怪恐伐塚事露遂裹劍藏山麓小池劍得水如生物漸透土入山坎遂成巨津其洞深杳探之隱

孟繼祥

嘉靖中定遠縣民孟繼祥事母甚孝

且虔奉關聖朝夕無懈貿易廣東失利不能歸族人以為死逼其妻改嫁暗受聘儀約于歲暮強之妻設靈守哭誓不再造繼祥在廣因值殘臘念其母妻悲咽昏睡夢關王諭曰吾憫爾信義欲歸可瞑目攀吾刀柄繼祥拜謝如命但覺耳內颯颯風聲將旦命繼祥釋手開目則身在獅子山塔下矣踉蹌歸家皆疑為鬼繼祥道其故母妻相對痛哭同拜謝關王是日即逼嫁其妻之日也因捨宅為

王純心

王純心臨安人登廟終身奉關聖不怠嘉靖辛酉鄉試年三十餘病死一晝夜心微熱未敢歛即時托生于妻弟家見其母妻弟婦也急趨出聞房內哭

聲又至河南陳州一巨室見一貴人皓首盛服焚香祈嗣既生知河南南嫌其遠又奔出復聞哭聲至廳前見黃蜜果摘其一食之竟回家中大呼而蕪妻孥驚視但聞口內蜜果香後任綿竹知縣又三

蒙壯花

出景東山中生樹皮上如蘇土人採以用蠱欲人醉死則

醉往採欲人淫死則淫往採欲人狂爭死則狂爭往採及毒發一如其狀嘉靖丙寅千戶陳祺奉命往景東賜知府陶金金帛祺善署書金厚款之請書扁額祺醉墨瀦浣其錦袍金惠以蒙

金梅

陳綸養子狎閩人也與後雷擊其樹今無

弟子員學使者察其閩籍黜之狎不得已歸閩登嘉靖辛卯省試獲亦歷官中原遇于逆旅悲喜交集聽宅有金梅甚茂後忽枯一枝心異之未幾狎訃至逾年復枯一枝聽大異之俄而卒人奇其事

天妃

楊光祿掄為大行奉使歸里至作金梅傳

字抵家患病疑其為祟虔祀之及痊入京即有冊封琉球之役領勅有天妃勅一道乃航海者所崇奉之神
杜甫後身 嘉靖間永昌有請此仙預洩其兆耳
者久不至及降問之此

曰時在龍泉門外觀杜子美蹴鞠
故遲遲耳人趨視之則張舍也
左氏春秋 孫

恐公繼魯幼有疾夢漢壽亭侯授以
天榜 嘉靖甲子

郡士赴省試見雲霧中神人馳驟云賁天榜問
鶴慶幾人曰無請少留查次科曰留下莫查是

年果驗及丁卯入教者
金鯉 隆慶六年七月十日劉臣莫讓仁查備三人

馬勒村有牧童見田中水湧高丈許雷聲大震
驚告其主往視之田悉成潭有金鯉隱見其中

今饒灌
竹中魚 隆慶末年隴川有白彝夫婦入

魚六七頭持歸烹食夫婦皆化為虎殘
害人畜不可計百方阱捕竟不能得
銀變 曲

龍泉寺奉觀音大士像萬曆二十七年有苗姓
者為寺供洒掃夢老人拊其背告曰樓下有白

金數餅汝取為焚修費苗覺與婦共掘之果得
銀三十一錠攜遁去途遇其女與一錠女以償

負債者出之則鉛矣追苗夫婦詰其故苗啓
視三十錠皆成鉛鐵因封識復埋于故處
竹

實 永平民有受值為人傭作者以他役逾期不
赴主人怒而逐之哀求不納哭而去曰去則

母無以食奈何行未幾倦臥道傍夢一人撫其
背曰無傷也某山之原有竹試往攀而搖之可

得米以養覺而憶其山舊遊也往之竹下果得
米于時萬曆庚寅辛卯間也滇中一時所在皆

有之晉寧楊全太守時為司徒郎出差歸里及
入京攜以餽其米非稻非麥長三倍稻米作粥

不稠濁為飲潤
瑩樹 楊榮太和人官庶吉士一
而甘微帶香味
日方盥水中照見頭上有

樹宛如其先瑩樹狀榮心惡之寄
書其家令伐去榮遂卒于京邸
索鼓 萬曆十
六年保

山知縣尹從淑蒞任吏胥潛移廟鼓于縣尹實不知夜夢赤面長髯神索鼓驚寤跡之吏以實對還鼓 白衣道士 萬曆丁巳省城有道士白衣于廟 晚每至人家募銅錫鑄白衣大士像且云常入陰司報人間淑憲事以註誤為冥府所罰壞此手人家所行陰事皆能歷歷道之不爽其踪跡莫測舍人顧錫之與遊一日偕至城隍廟忽不見尋至廟右有賞善罰惡之神傍立一塑像猛折其右手厥形類焉錫為修整遂不復見 廷瑞 廬陵郭子章撫黔一日中夜其夫人蹴子安知猛廷瑞且中夜問何為夫人曰適夢有人粧束如廟中金甲神來謁云我猛廷瑞也過此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章曰汝盍問其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云吾為陳巡撫寃死新帝得請今歸耳章心異之不 兵書 臨安敢語人逾月而用賓被逮之報至

王得

民曰屋城外天井中鑿魚池三尺許得大石版起其下有方塘四周磚甃中一小几几上燈一盞書一冊開視兵書也未載採戰引魂二方得民試之殊効其引魂方于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于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恩民為諸生時聞而借觀得之即棄書水深處兄大恚然無如之何其後恩民 墜魚 天啓成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甲子三月武定祿勸州民施魁家以屠豕為業忽空中墜一鯉遊于盆中魁懼縱于河越三日大風復墜一魚于州民揚名家跳躍不已狀如鯉而尾團以瓦覆之逾時不斃名亦縱河中數年前省城鄉民十餘輩入山中見大魚徑五六尺在林鼻內各以挺擊之分食其肉歸家數日悉 禮斗 滇俗九月朔至九日民間禮斗極虔潔死傷無算惟真武觀屹然不 虎瘞 孫可望使賀動禮斗人居其下無一傷者 九儀沉嚴起

恒于江有虎入江負其尸于岸以瓜瓞土埋之
有見之者告其家人比至虎猶守其墳旁見人
始徐徐泉女阿迷州有石泉甚清若偶濁則主
搖尾去兵戈丙戌年水忽濁沙定洲惡之
令人鑿其泉有裸形女子從水中出罵之定洲懼乃止不鑿
狗頭人順寧府大江浮
來一屍人身狗頭無尾有髮
犢異順寧府里長
形軀雖小手足與人無異
犢牛頭牛蹄渾身白
犢甚瘦好鳴二年忽產一犢牛頭中如芝菌然光
毛青腿脊上微有鱗甲角生頂中如芝菌然光
耀炫目雞犬狂叫文駭而殺之又永昌府彝民
家產一犢夜中有光燭欄民以為怪殺之次早
見身有肉鱗其色青藍邊末淡紅
木煤出昆明
每鱗之內皆有細毛蠅蚊不敢近
人掘地數丈得之狀類椽柱椽棟或如大樹皆
條理有文燒之火焰異于他煤間有干煤中得
銅鐵佛像及砧白諸器者質
皆柔腐易化不知何代物也

補遺

莊豪史記前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躡畧滇因以其衆自王後十餘歲秦滅之按楚自威

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項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若躡自威王時畧地至此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又其後十五年項襄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何止十餘歲乎范曄後漢書云項襄王時莊豪王滇或云豪即躡也舊志官師本史漢首稱莊躡又取後漢書謂豪為躡裔其實范曄書與注皆無此說○正德間巡撫議祠莊躡或言躡與跽并為盜遂止按韓非子曰莊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躡為盜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蓋楚有兩躡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為將軍平滇自王者總之項襄王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躡為非遷因既訛項襄為威王又惡知不訛豪

為躡作滇志當以范氏為白國白國之先有西
正今仍舊志而附辨於此海阿育王奉佛
惡殺不茹葷腥又稱白飯王傳至仁果以慈信
治國國人戴之元符間常羌治滇池仁果治白
巖兩國角立帝嘉仁果而惡常羌冊果為滇王
仁果子孫不尚采染不殺生命仍號白國傳世
十七至龍祐那不變其舊諸葛亮定南中封佑
那於其故地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
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
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
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晉罷寧州置南彝府
統五十八部彝族都監行事每彝供貢南彝府
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其四姓子弟仕進必先
經都監彝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有桀黠能言
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又有彝經南人言論
雖學者亦半引其語與彝為姓曰遑耶諸姓為
自有耶犯法者輒依之藏匿與彝至厚者謂之
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輕為禍

變恃此也俗尚巫鬼好詛盟拔石結草官常以
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彝作圖譜先畫天地日
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生彝及牛馬羊後畫部
王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郵又畫牛羊負酒齎金
寶詣之之像以賜彝彝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
與瑞錦鐵券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

之昆彌國

唐書一曰昆明西朝彝也在爨之西
洱河為界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

與匈奴本兄弟國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
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雋
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入貢新唐書
又云土畝濕宜板稻隨水草畜牧夏出高山冬
入深谷今瀾滄衛永寧浪渠間當是其地風俗
亦畧同大理志乃謂昆彌為白巖非也諸葛亮
伐南蠻戰於洱水之南白巖姚雋入滇古路何
言不至耶其實昆明以池得名昆彌之為昆明
聲相近**建寧國**龍佑那改稱傳十**封民國**蒙氏
而訛耳七世至張樂進求始興

日細奴邏亦名獨邏消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二
十六世孫也其父曰龍迦獨將細奴邏自哀牢

避難逃於蒙舍耕巍山之麓細奴邏數有神異
孳收繁息部眾日盛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代

張氏立國築城巉岬圖山鄭買嗣長和國僭稱天興
國號曰封民稱蒙舍詔

趙善政楊干貞大理國段氏之先白
僭稱人也至段儉

魏與鳳伽異敗鮮于仲通於西洱河蒙氏擢為
清平官易名忠國六傳生思平為蒙氏通海節

度使楊干貞忌之思平隱姓名為獵者以一犬
自隨至品甸投宿主人有一戟生牛革四疊入

夜風忽吹戟洞貫牛革思平驚曰是何鉅利豈
神戟耶及明以犬易戟又得神驥於葉鏡湖饑

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祈之青乃十
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

舉義乎遂借兵黑蠻二十七部皆助之至洱河
是夕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鏡破懼不敢

進其軍師董邏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吏
夫去首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王者兆也鏡

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
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衣

白被纓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
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遣

人於江游覓白衣婦不獲掘地中得白石大士
一座遂改國曰大理時晉天福二年也歷傳至

宋元豐五年國人立高昇泰段正明避位為僧
其世中絕昇泰死命子泰明求段正淳立之高

氏世為相時波斯崑崙諸國求入貢皆先謁泰
明稱國主焉元世祖破大理擒段智興及高泰

祥泰祥不屈欲官之媢罵不受斬於五華樓下
臨刑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死國職也吾

事畢矣時烈日當午雷電大作風沙愁慘觀者
萬人莫不灑泣世祖曰忠臣也命收葬之未幾

設都元帥府赦興智封摩訶羅嗟管領八方段
實累授行省叅知政事諸郡總管實傳段忠以

從征功授宣尉兼軍民萬戶府忠傳段慶封宣
武將軍授雲南省參政慶傳段正正傳段隆隆
傳段俊俊傳段義義傳段光初爲蒙化知府當
元大德中梁王以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
隙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
不從乃賂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并庖人殺
之至正十二年段功繼爲總管明王珍寇雲南
梁王奔威楚諸部悉亂功進兵呂閣敗王珍於
關灘王珍收餘衆再戰殺段氏驍會鐵萬戶屯
古田寺段氏火之珍軍亂死者什七八迨至回
蹙關大敗之又獲王珍母自蜀寄軍中書言務
得南中功使楊淵海更其辭令早還募人持書
往其臣陳惠曰吾以一命救萬人書至王珍默
然遂遜歸功追至七星關大挫其衆梁王德功
以女阿蓋妻之功安焉其夫人高氏寄樂府一
章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
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
錦半闌鴛鴦獨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

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旣而復往左右譖於王曰
段平章此來大有吞金馬嘸碧雞之心矣蓋早
圖之梁王密召阿蓋命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
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
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
殪之蓋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功曰我
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
我有功爾家我趾蹶傷爾父爲我裹之爾何造
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
通濟橋馬逸因命蕃將格殺之阿蓋聞變失聲
哭曰昨瞑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
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
欲自盡梁王百計防衛阿蓋作詩愁憤而死詩
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
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
候我一生踏裏彩吐嘈吐嘈段阿奴施宗施秀
同奴夕雲片波潏不見人插不蘆花顏色改肉
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風瀟灑平章從官員

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曰半載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於今豈
 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
 永訣雲南土綿酒休教灑淚頻是日飲藥卒功
 有子寶女羌奴羌奴志復父讐將適建昌阿黎
 氏以繡旗遺寶曰我自束髮聞成稱父冤恨非
 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織也今歸夫家收拾東
 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因作詩二首曰
 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
 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往桂
 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
 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河東鴻臺
 燕苑難經日風刺霜刀易寒宵雲舊山高連水
 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霄雨千里關
 河幾處逢及寶為總管明王珍之侵善闡梁王
 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
 虎子而還喂其虎毋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
 途滅號獻璧吞虞金印王書乃為釣魚之香餌

繡闈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况平章已亡兄弟
 罄絕今止遺一契一奴奴堪再贅華黎氏契又
 可配阿蓋妃如此事諾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
 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軍
 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
 戲是支吾平章枉死紅羅帳員外空題粉壁圖
 鳳別岐山祥兆隱龍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
 鴻溝後成敗興亡不屬吾梁王見而恨之適明
 太祖開基金陵遣其叔段貞奉表歸款寶死子
 世嗣明兵定善闡世遣張元亨馳書請依唐宋
 故事穎川侯傳友德辱其使進師擒世○踏裏
 彩錦被名也吐噲可惜也歹我也不蘆北方起
 死回生草名肉屏駱駝背
 也鐵立松林也皆彝語
 大中國高昇奉後理

國段正淳六詔按唐書南詔傳五詔之并於南

後○蒙雋詔最大其王雋輔首死無子弟佞陽
 照立法陽照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

歸義欲并其國知原羅閣弱遣之歸衆立原羅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越析詔或謂麼些詔居故越析州西距曩葱山一日行貞元中有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波衝兄子於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度瀘邑於龍怯河纔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於贈不克閣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於贈投瀘死得鐸鞘故王出軍必雙執之○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保劍川更稱劍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貞元中南詔擊破劍州虜羅君徙永昌凡浪穹澄賧施浪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澄賧詔其王豐咩初據澄賧為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為澄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復入澄賧與浪穹施浪合拒歸義既戰大敗歸義奪澄

賧咩羅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羅鄧立皮羅鄧死子鄧羅顛立鄧羅顛死子顛文託立南詔破劍川虜之徒永昌○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且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入詔之裔據石和城閣羅鳳攻虜之而施望欠孤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丐和歸義許之度蘭江死弟望千走吐蕃立為詔納之劍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傍羅顛立南詔破劍川千傍羅顛走瀘北三浪悉滅唯千傍羅顛及矣川羅識子孫在吐蕃○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毋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澄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為閣羅鳳所猜徙置白巖城後與矣川羅識神川都督求自立為詔謀泄被殺矣川

蒙鄭趙楊段

偽號偽諡

蒙氏細奴邏自稱奇王偽諡高祖羅盛炎偽號世宗盛羅皮偽諡威成王

號太宗問羅鳳歸吐蕃立為東帝偽諡神武異
牟尋自稱日東王偽諡孝恆以父鳳迦異未立
先死追諡悼惠尋問勸偽諡孝惠勸龍晟偽諡
幽勸利晟偽諡靖豐祐偽諡昭成皆以王稱至
世隆僭號偽諡景莊隆舜偽諡宣武舜化真偽
諡孝哀皆僭稱皇帝自細奴邏至舜化真十有
三世歷三百十年○鄭買嗣偽諡德恆鄭旻偽
諡肅文隆亶偽諡恭惠自買嗣至隆亶三世歷
二十六年○趙善政偽諡惠康立十月○楊干
貞偽諡肅恭立二年○段思平偽號太祖思英
偽諡文經武畧素順偽諡應道素英偽諡昭明
素廉偽諡敬明素隆偽諡秉義素貞偽諡聖德
思廉偽號世宗正淳偽號中宗正嚴偽號憲宗
正興偽號景宗智興偽號宣宗智連偽號享天
智祥偽號神宗祥興偽諡孝義皆僭稱皇帝自
思平至智興二十二世歷三百五十年○閻羅
鳳降吐蕃始改元長壽稱贊普鍾異年尋改元
日見龍曰上元尋閻勸改元應道勸龍晟改元

龍興勸利晟改元全義豐祐改元保和世隆改
元建極隆舜改元貞明曰承智曰大同曰堯
耶舜化貞改元中興○鄭買嗣改元安國鄭旻
改元曰孝治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
曆鄭隆亶改元天應○楊干貞改元曰光聖曰
興聖○段思平改元文德思英改元文經思良
改元至治思聰改元曰明德曰廣德素順改元
明正素英改元曰廣明曰明應曰明聖曰明德
曰明治素廉改元曰明啓曰乾興素隆改元曰
明通曰天聖素貞改元正治素興改元曰聖明
曰天明思廉改元曰保安曰正安曰政德曰保
德連義改元曰上德曰廣安壽輝改元上明正
明改元曰保定曰建安曰天祐高昇泰改元上
治段正淳改元曰天授曰開明曰天正曰文安
正嚴改元曰日新曰文治曰永嘉曰保天曰廣
運正興改元曰永貞曰大寶曰龍興曰盛明曰
建德智興改元曰利貞曰盛德曰嘉會曰元亨
曰安定智廉改元鳳曆智祥改元曰天開曰仁

壽祥興改元道隆興智改元天定至壬子歲元

世祖滅大理國降其部落悉為郡縣始奉正朔

僭封異牟尋先居史城連吐蕃入寇為李晟所破乃懼改城苴咩自稱日東王僭封點蒼

為中嶽絳雲為東嶽蒙樂為南嶽高黎貢為西

嶽王龍為北嶽黑惠瀾滄潞江麗水為四瀆立

官號曰九爽三託其地東至銅柱鐵橋蟠桃王

榆東南至交趾南至驃國木落山西至太石西

北至吐蕃北至神川東北至黔巫八方之地屬

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

中國降人為官職南詔建國立把國事八人曰

之經畫也坦綽曰布燮曰九贊曰酋望

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將軍曰員外立九

爽分理曰幕爽主兵曰琮爽主籍戶曰慈爽主

禮曰罰爽主刑曰勸爽主官人曰厥爽主工作

曰萬爽主財用曰引爽主客曰禾爽主商賈皆

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又三託曰乞託主馬

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

演覽中府主將曰繕商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

澹會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揚副曰幕覽府

有陀會若管記曰陀西若判官王自稱曰元謂

其下曰昶王母曰信麼妃妃曰進武外有六節

度曰銀生曰永昌曰劍川曰弄棟曰柘東曰麗

水又有東川節度王差顛會為之通海節度段

思平曾為之有二都督曰會川曰通海有十賧

曰雲南賧曰白巖賧又曰勃弄賧曰品澹賧曰

遂川賧曰蒙合賧曰大釐賧又曰史賧曰苴咩

賧又曰楊賧曰蒙秦賧曰矣和賧曰趙川賧人

丁壯者皆為戰卒其南詔之親兵曰朱弩佉苴

佉苴苴苴帶也兵百人置羅苴子統之自當長以

降繫金佉苴苴尚降紫有功者加錦又有功加金

波羅金波羅謂虎皮也民兵出以望苴蠻為前

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

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為親信

則有六曹長六長有功補大將軍十二與清平

官等閣羅鳳會獲唐瀘令鄭回乃世授清平官

補遺

卷之三十一

招雲南

唐貞元中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則

吐蕃自困馬易致矣再三論辨乃從之與回紇和親回紇可汗上表稱臣及兒上大喜謂泌曰

回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奈何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夫招雲南是斷吐蕃右臂

也雲南自古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

唐臣故知西南彝初雲南羈附吐蕃蕃盜塞必其可招也

西南彝以為鄉導帝臯計得雲南則斬蕃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彝明年

其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

於殊俗則拂戾者化願皆封以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南鬼主驃傍苴夢衝

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兵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

青海大會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

此等蕃墜屝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鐵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蕃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

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心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三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

閣羅鳳西結吐蕃徂勢強弱為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

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崑崙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檉葉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彝軍

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兪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蕃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

之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分出西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博棲鷄攻下年

溪等三城取刳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

以功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羗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會長皆因臯請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

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
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征
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雲南
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
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復雋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
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
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
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馬詔臯深
入以撓蕃臯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
石門無衣山讎冕董正走維州邢毗出黃巖畧
棲鷄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俄和清溪道薄故
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道黎雋常良金
趨平彝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連租偏松城王
有道涉大渡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
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揚收
為杜焯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置雋州西南地
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焯計興屯田省轉

餽以飽邊士掠將從之收日田可致兵不可得
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
姚窩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
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
始南詔自大中以來寇邕州掠交阯謂華人往
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甚張收議豫
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徐申為嶺南節
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度使遠俗
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璣瑁
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
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李師望唐諸
故道繇巽蠻抵蜀檮闢不備詔可宗屬
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為已任因旅游邛蜀備
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
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尤之乃自鳳翔少尹擢
領此任於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
南詔於是蠻軍為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南
元戎甯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

蠻寇蜀

西川自劉闡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

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

都縣村野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謀而逐之蠻一迴顧卻走如堵墻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

其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為敵與向前之兵百

倍其勇也高駢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

未屈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狀軍聲蠻酋交趾之敗望驛而遞先是

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窺之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番鋪將施亭

侯有警乃命門僧景僊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

三日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而驃南蠻侵軼信龍警標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西川自咸

通以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傳蜀城

掌武光選饒銳救急人皆被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遞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

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命宰相趙隆省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至高太尉自

淮陽飛章言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駢之策也按此說

本五代史與綱張安道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日異姑載之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

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特擇屬郡

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洵洵待亂文潞公為長安帥知兩蜀

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人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所運關中器用

即令所至納下又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聞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牙郎

號任判官者所為遂呼至成都詰其敢虛聲動
搥兩蜀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
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詣實通
月不至請舉家為戮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
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為亂為南詔所
殺公乃釋任而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
智高存亡故未盡賞戰
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若水 世傳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
降居斯水為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顛頊於

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 **藤渡** 會渡河金沙
位承少皞之政以水德王 江巖險水涵

不可舟楫以藤絙縛於兩岸樹上繩上縛一木
筒所謂槿也渡者以繩縛於槿上人自以手緣

大藤而進達彼岸復 **分水口** 盤龍江遶會城至
自解之所謂槿槿也 五岳廟前分注滇

池水勢至此奔赴最為要害舊建禹王廟於螺
螭灣鎮之明末改為重皇宮夫禹之祠遂廢

南中山水 漢書越雋郡青蛉縣有禺同山俗謂
有金馬碧雞今以姚安為古青蛉而

姚安竟無禺同且云有金馬碧雞則禺同又似
在會城矣又漢書青蛉屬越雋弄棟屬益州而

今青蛉弄棟同係姚安亦未確又云俞元蒙山
出銅在河中洲上律高西石室山出錫東南監

町山出銀鉛賁古北采山出銅錫西羊山出銀
鉛南烏山出錫益州郡勝休縣有大河從廣百

四十里深數十丈河水東至毋掇入橋俞元縣
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收靡縣南山

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雋入繩過郡二行千二
十里秦臧縣牛蘭山即水所出南至雙柏入濮

行八百二十里葉榆縣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
青蛉南至邪龍入濮行五百里雋唐縣周水首

受徽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常行六百五十里
弄棟縣東農山無血水所出北至三絳南入繩

行五百一十里滇池縣大澤在西池周二百里
北有黑水祠水是溫泉同瀨縣談魯山迷水所

出東至談藁入涅毋掇縣橋水出東至中畱入澤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來唯縣從陞山出同勞水出微外東至糜伶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越雋郡臺登縣孫水一曰白沙江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遂父縣繩水出微外東至燹道入江過郡一行千四百里青蛉縣臨池濤在北漢水出微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牂牁郡句町縣交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都夢縣壺水東南至糜伶入尚龍谿過郡二行一百六十里西隨縣糜水西受微外東至糜伶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毋歛縣東至潭中入潭今山川猶昔而名之相仍者十無一二矣漢初闢滇察地脉以載形方考據最覈夫地從中國名從主人以古史較今志而流峙宛在目中國不必問諸水濱矣○諸葛亮表益州郡有耽文山澤山司彌瘞山婁山辟龍山皆未詳所在○水

昌郡傳曰朱提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川中從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千頃名千頃池又有龍池以灌溉種稻與燹道接多猿羣聚鳴嘯於行人徑次聾聒人耳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去 溫泉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

州白崖曲江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曲靖所在皆有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泉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迺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煖流 宛委餘編 王元美云滇詔之地碧雞金馬蒼耳 蓋記者當時中國版圖未備無所考證耳四海之外九天之表乃能懸立五岳羣山之名耶

錦帕大帽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帛羅全身障之猶是古

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阜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

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盡矣今山西

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大理婦女戴次上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楊慎謂先鄭之

說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滇南之雷鳴田水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簾諺所謂屏

水栽秧撐船割穀者也

漁家傲

楊慎漁家傲詞自序云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子

詞即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為之專詠元安燕京風物予流居滇雲甘載遂以滇之

土俗擬兩歐為十二闕雖藻麗不足麗前賢亦紀并州故鄉之懷耳其詞有云四月滇南春迤

迤入節常如三月裏共傾浴佛金盆水又云五月滇南風景別清涼國裏無煩熱雙鶴橋邊人

賣雪又云六月滇南波濤洑東寺雲生西寺雨水椿斷處餘霞補松炬熒熒宵作午蘭舟桂楫

喧簫鼓又云八月滇南秋可愛紅芳碧樹花仍在又云十二月滇南娛歲晏家家玉餌雕盤薦

皆實錄也滇人謂虹為水椿歲暮蒸白粲搗為丸以雕盤盛之薦於祖禰

鄧侍御六

言詩地控雙關金碧雲開雨迤東西盈尺海波瀾瀾四時草色淒淒峯頭半起雲彩海曲

初生月牙荻岸蘆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風自剪紅羅感此驚心濺淚故園

歸去如何沙木和邊月白花橋關下雞鳴風遞一聲畫曉星幾點松明又有日出高原煙水

雷鳴初澍田疇注云滇俗潛水處皆稱海子呼雲為雲彩初生月日月牙畫角為畫曉松炬為

松明高田為雷鳴田謂雷鳴雨沛始得種也拖白練鳥名剪紅羅花名沙木和花橋關俱地名

軍屯

洪武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

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穀二十四石為家小糧

支三石二斗為種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後官吏為姦屯倉既遠漸

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訐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奏改名

曰與除謂以家小喫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穀之納亦

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於是軍不困而官易徵當時便之

竹

竹譜曰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推輪節若束針亦曰筴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髮髮則

侵釋曰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南中彝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萬震異

物志又云種為蕃落阻過層墉或卒崩根出如大十石物縱橫相承如練車一名筴竹見三倉

筍味落人鬚髮今廣南騰越彝中皆有刺竹如譜所云夫竹比君子而彝落乃為荆棘華戎不

同貫即物有然者矣○又曰筋竹為矛稱利海表槿仍其餘亦即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為篔簹釋

曰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南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為弩絃見徐忠南中奏劉淵林

云彝人以史竹葉為矛即是筋竹豈非一物而二名者滇中有筋竹葉差小於它竹堅而且直

成卒取以承槍甚美利也○又曰筴與籛衙厥體俱洪園或累尺筴實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

供釋曰交州廣志云由衙竹亦有生於永昌郡為物叢生○又曰竹之堪杖莫尚於筴磔柯不

允狀若人工豈必蜀壤亦產於邦一日扶老名實縣同釋曰筴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刻廣志云

出南廣邛都縣張騫傳云於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感邛杖終開越雋越雋古身毒也張孟陽

云筴竹出興古槃江縣山海經謂之扶竹生犂伏山去洞庭西北一千一百二十里黃圖云華

林園有扶老三株如此則非一處賦者不得專為蜀地之生也

和山花 南中集花歌序曰樹高六七丈其質似桂其花白每朵十二瓣應十二月遇閏輒多一瓣俗以為仙人

遺種在大理府上關和山**蔓胡桃** 西陽雜俎曰之麓土人因以其地名之

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又油點草葉似蒼蓬每葉上有黑點相對○始

安王賜沈約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約有謝表或曰蒟醬雞薹醬也取薹之鮮者蒸其汁味

如醬梁武帝曰惟一食食止菜蔬蜀獻蒟蒻噉覺美曰與肉何異勅復禁之今雞薹味與肉同

蒟蒻當亦薹類又胡蔓**戎豆柘榴** 爾雅柘豆苗毒草滇南名火把花似小豆紫花

可為麩生朱提檢蠹曰柘豆即蠹豆蜀人呼為胡豆一名戎豆春秋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

也即此管子曰北伐山戎出冬蔥戎菽布之天下中國有戎菽自齊桓伐山戎始而滇有戎豆

則爾雅已稱之柘榴因張騫入**檳榔** 稽含南方中國滇有柘榴亦不自張騫始

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

望耿耿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係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

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澁剖其皮鬻其膚熟如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

貝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凡會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

賓門藥餞○雲南記云檳榔樹如樓欄高七八尺無枝柯上有十許葉正月結房一房二百餘

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籜籜堪為扇至五月熟大如雞子以海蠶殼燒作灰名曰蛤貝灰共扶

留藤嚼之香美除口氣久食令人齒黑○俞益期與韓康伯戲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尺

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檨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

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步其旁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土檳榔狀如檳榔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天也不常有之主治瘡雲南志云紫檳榔狀類白荳蔻嚼塗惡瘡甚効或食一枚飲冷水即無所傷俗云馬金囊

山柘榴
山柘榴花一名映山紅一名躑躅一名杜鵑花躑躅者罕見之而躑躅也杜鵑者杜鵑叫時開也蜀中彭縣丹景山多產此花唐張籍詩云五渡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裏講時鐘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峯注云杜鵑花也罕食則死見之躑躅又唐人呼為山柘榴花雍陶聞杜鵑詩云深山一夜幾枝紅是也又李羣玉山柘榴詩云洞中春風朦朧暄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數石家金谷園又雍陶歎靈鷲寺山柘榴云水蝶巖蜂俱不知露桃凝艷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滇中種類甚繁俗呼山丹花永昌張司徒作二芳記

蓋山茶山

素馨

陸賈南中行記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南中女子以

綵縷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

飾至今猶然丹鉛錄載楊用脩詩云金碧佳人墮馬妝鷓鴣林裏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會

把風流

樹頭酒

南史云南海頓遜國有酒樹似安柘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

成酒甘美舊志云樹頭酒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麪納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

倒其實取汁流於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

用麪惟取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寫緬書用之

譚用之詩云昔年南去得吳嬪頓遜柘前共好春南州見物志亦載其事今緬甸軍民宣慰司

有**茶梅**類林云新羅國多海紅即淺紅山茶而此差小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曰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娑羅花

在會城土主廟其本類大理和山花佛日盛開其色白微帶黃意異香芬馥非

同凡花臭味中出一蓋如稗穗垂出瓣中每朵十二瓣遇閏輒多一瓣相傳高僧以二念珠入

土一珠出樹不知大理所傳仙人遺種者又出何典故且不獨和山有之也王伯厚記聞云梧

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耳有閏則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不知堯

時曆草於閏月何如耳○俗傳娑羅樹炙之能却病土人有疾者度其高下以艾灼焉今樹枯

死○安寧曹溪寺右有優曇花亦娑羅樹類也揚慎以碑誌之後因兵燹伐去遂無其種今忽

一枝從根旁發出已及拱矣然雜植於叢荆亂棘內人竟不知康熙二十八年總督范承勳過

其處見而識之亟加培護次歲即華豈瓊葩仙卉不忍久寂人間耶亦一奇矣 斜紋布

右名象紗產臨安通縣以娑羅緞博物志云騾東粵產象亦有斜紋故名

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柔白如柳絮細織服之曰娑羅籠緞 波羅密樹 如荔

稍大皮厚葉圓有刺小枝附樹身上生一枝含數實花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

螺髻之狀肉如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香美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燻食味似豆

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野桑 南詔傳云永昌之西今臨安屬縣亦有 野桑生石上其材上

向兩屈而下直取以為弓 獅頭柑 舊志云北勝不筋漆而利名曰膜弓 獅頭柑 州有柑狀如

獅頭而色黃大 八蚕 吳都賦云鄉貢八蚕之綿如椀其味最甘 八蚕 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

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止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李商隱燒香

曲云八蠶蠶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唐書云自曲州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

生越二旬而蠶織綿縑精緻太和祈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組縷而幅之今滇人

不知蠶桑尺帛寸縑咸仰給江南所織綿布亦不足供惟賈人是需而所謂波羅實者亦不知

其種類矣 **白桐木** 廣志云驪國有白桐木其花有白

桐宜琴瑟雲南牂牁人緝以為布。王睿詩紙

錢飛出木綿花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南

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而蓋黃花片極

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阯安定縣有

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即 **却鸚**

今之攀枝花阿迷元謀十八寨皆有之

鷓鴣 興平元年益州蠻彝獻鷓鴣三詔曰往者益

州獻鷓鴣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

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 **孔雀** 華陽國志雲南

將軍楊定國令歸本土 郡出孔雀常以

二月來翔月餘而去今瀾滄江濤多孔雀其食

金剛纂故羽有毒常浴於江誤食水亦殺人好

事者捕之畜於家飼以 **猩猩** 永昌郡有猩猩能

稻梁年餘乃無毒矣 言其血可以染朱

猩色鮮不黧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

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箠而問之則

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其說

出華陽國志今永昌郡絕無此彼中人言蓋出

三官徼外古貢自永 **象** 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

昌遂以為永昌產耳 體特詭身倍數牛日不

踰狝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踞

素牙王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咸亨

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

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

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

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瓜可

拾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本肉陶貞言夏月合

藥官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

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

悉舉鼻吼吼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

下因捕獲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

下小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

補遺

十七

人體重古訓言 **舞象** 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象孕五歲始生 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

致遠如中土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

首錦繡隨身 **越駝馬** 越駝之西多薦草產善馬隨拍騰蹋 世稱越駝駿如羔歲中紐

苳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中盧縣城南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漢時有數百匹

馬出其中馬形小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

色云其父所乘 **工魚**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馬對之流涕 不滿尺腴而味美曰工魚

雲南舊志載之謂土人不識江字因呼為工不知古韻江有工音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

陸成江李翱別濤山神文我亦何功路 **鯽魚** 魏沿大江大理自昔曉文義故用古韻 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大理志言

洱河鯽美魏武帝蓋言池之在滇者非必滇池其寶瀘池鯽魚自 **琥珀**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

美未遂洱河也 為琥珀一名江珠常應物詩曰會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古文曰頓

牟掇芥磁器引針頓牟亦琥珀也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言

龍血入地為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為琥珀舊說松液入

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松氣常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玄中記言楓脂入地

為琥珀爾雅云楓樹無風自動有風則止脂甚香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為琥珀

珀上有菌食之輒令人笑不止世說曰桃瀋入地所化淮南子曰兔絲琥珀苗也荊州陟岵寺

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

竝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虎候目黑攝

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之所**虎魄**廣志哀牢縣有虎魄生地中其土及為也

去外皮中成虎魄初**貝蠡**貝蠡之大者可容數如桃膠凝堅成也

之梵樂用吹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伎倚歌梵

貝**銅鼓**老學庵筆記曰予初見梁歐陽願傳稱願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

鼓累代所無及在宣撫司見西南彝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鏦鏦如

鼓不作銅聲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祀初非古物不足為祕

府之藏然自梁**飛標**川廣雲南諸彝飛槍取人時已珍貴之矣

曰校標按文選注簞竹大如戟槿實**毘登**施之勁強交趾人以為矛校標當作簞

前小榻上綴以登淋雲南**朱提浮酒瓶**唐太宗皆有之曰坐墩緝麻為之

於祕殿設朱提浮酒瓶受百斛**蠻錦琴囊**蘇子瞻嘗

於清井監得西南彝人所賣蠻布弓衣其紋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捲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堆愁女蝸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鞞宮中才人

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子瞻以歐陽公尤知聖俞者因

以遺之歐公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斷距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為琴囊

二物歐公謂真**琥珀匣**西京雜記宣帝被繫羆余家寶玩云

合采婉轉絲繩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怪得佩之者為神所福故宣

帝從危獲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時常以琥珀筥盛之○拾遺記吳主命工人寫潘夫

人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按
卽折嗟曰此神女也○東昏侯潘淑妃市琥珀
釵一枝直百七十萬○杜陽雜編唐德宗幸奉
天行在無藥餌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
珀匣以賜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德宗出內
殿自攜火精劍研檻上鐵後復應手而碎曰若
碎小寇如斬後復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
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山有
瘴毒不可輕採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
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劍光如電切金玉如泥
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
起上所碎琥珀匣蓋以盛劍者丹沙周書會曰卜人丹沙云西
今之濮人也○又曰湯令伊尹爲四方獻令尹
曰臣請正南歐陞桂國指子陸童百濮九國請
令以珠璣璫瑁象齒文犀翠羽箇鶴短狗爲獻瑟瑟瑟瑟寶石也唐貞
元二年號州盧氏

山治出瑟瑟時李安爲陝虢觀察使奏請充獻
禁民間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
郊實爲靈異朕不飾器玩不邇珍奇常思返朴
之風用鳴躬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聽百姓求
採不
禁

漢學基
漢元狩二年司馬相如持節開越雋韓

孔子廟
唐玄宗先天元年南詔盛
羅皮立孔子廟於國中

制科
洪武間滇士子皆赴應天試至永樂元年
始詔雲南開科宣德元年詔雲貴合科明
年定天下會試南北中數以雲南舉人入中卷
嘉靖十六年雲貴分科定雲南解額四十名漸
增至五十四名 本朝開滇補庚子科照明末
舊額癸卯科取三十二名至丙午科定解額二
十七名其餘增
加俱詳選舉

黃龍白虎

漢時與彝盟曰漢犯彝罰黃龍一雙
彝犯漢罰清酒一鍾又有彝賊名嚴

白虎古文苑云白虎之俗難安
黃龍之盟不定皆西南事也

白狼王

漢永平
中益州

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
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彝白狼王唐敢等慕化歸
義作樂詩三章詣輔請獻於朝輔遣從事史陵
與捷為醜掾田恭護送上之帝嘉悅事下史官
錄其歌焉○按白狼今麗江也○其遠彝樂德
歌曰提官隗構魏昌踰槽罔譯劉脾旁莫支留
徵衣隨旅知唐桑艾邪毗維補惟情僕遠拓拒
蘇便局后仍離樓讓龍洞莫支度由陽維僧鱗
莫釋角存○譯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
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緡布甘
美酒食昌樂肉飛屈伸悉備蠻彝貧薄無所報
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彝慕德歌曰樓讓
皮尼且交陵悟純動隨履路且俛維聖德度諾
魏菌度洗綜邪流藩荐邪尋嚶藐尋瀘離菌補

邪推辟危歸險莫受萬柳術疊附德仍格孳模
○譯曰蠻彝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

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
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
德心歸慈母○遠彝懷德歌曰荒服之儀梨隣
籍憐阻蘇邪黎莫錫粗沐罔譯傳微是漢夜拒
蹤優路仁雷折險龍高狼藏幢扶踏側祿息落
服淫里歷髭雜捕茹菌毗懷棠匹漏傳言呼勅
陵陽臣僕○譯曰荒服之外土地境埒食肉衣
皮不見鹽谷吏譯傳風大漠安樂攜負歸仁觸
冒險陝高山岐峻綠崖蟠石木薄發家百宿到
維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南詔奉聖樂

唐貞元中驃王雍羌聞南詔歸唐
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揚加明詣

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彝中歌曲且令驃
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
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彝
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

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脩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拊揖以合南字字成徧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以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為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整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為四列又舞闕四門之舞遠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

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膚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為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笙篪五絃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膚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鏡金鐸皆二擗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擗鼓四人為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鞞首飾抹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

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彝悅服鉦
 鼓則古者振旅獻節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為
 土明土德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為其宮則林
 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向提天統於乾
 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
 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為人統天地
 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呂復
 以羽聲應之南呂西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
 水悅而應平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
 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
 歸化洗過日新皐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
 五均諧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鐘宮之宮軍士
 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
 拈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
 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襟排衫以象鳥
 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柁鼓鏡貝大鼓二曰太
 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
 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

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篳篥篳篥皆八大小箏箏箏五
 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
 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
 之宮應古律林鐘為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
 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絲襦袖間以八采曳雲
 花履首飾雙鳳八卦卦絲雲花鬘執羽為拜拈之
 節以林鐘當地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鳴
 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為用也絲雲象氣也
 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
 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
 飾與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
 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柁鏡鐸皆覆以絲蓋飾
 以花跌上陳綿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
 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棲以鳳凰鉦棲孔雀鏡
 鐸集以翔鷺鉦柁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
 飛走翔伏鉦柁鏡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
 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
 曰林鐘徵之宮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

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鉦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為君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箜篌倍黃鐘箏小箏箏竿笙塤箎撈箏軋箏黃鐘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南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諳次其聲以為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鉦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擊盪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鉦皆飾條分以花氎縷為蕊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首箜篌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頂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頂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頂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長

四尺有四是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闕以張九絃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傳以虺皮為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製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為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頂一在頸其覆形如獅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為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為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為琴作虺皮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斑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鐘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瓜以蠟實首上加獅子頭以牙為之穴六以應黃鐘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

補遺

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鐘聲合有
 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
 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為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
 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彝則右端應林鐘管末
 三穴一南呂二應鐘三夫呂下托指一穴應清
 太簇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鐘林鐘兩均有大匏
 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
 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
 鳳翼竹為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匏
 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鐘商有三百鼓二形如
 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
 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為一碧條約之下當
 地則不冒四面畫騾國工伎執笙鼓以為飾有
 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
 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為樂節引贊者皆執
 之有牙笙穿匏達木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
 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
 三角角一簧應姑洗

達本柄觜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
 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

佛印騾云沒駝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

曰讚娑羅羅花騾云嚨莽第國人以花為衣服能

淨其身也三曰白鶴騾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

也四曰白鶴游騾云蘇謾底哩謂翎則摩空行

則徐步也五曰鬪羊勝騾云來乃昔有人見二

羊鬪海岸強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

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騾云彌思彌此

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而蓄萬邦也七曰禪

定騾云掣鬚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

應黃鐘商八曰甘蔗王騾云遏思略謂佛教民

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騾云桃臺

謂毛彩光華也十曰野鵝調飛止必雙徒侶畢

會也十一曰晏樂騾云嚨聰網摩謂時康晏會

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騾云扈那謂時滌

煩皆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

商伊越調一林鐘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

毘朝霞為蔽膝調之襪襦兩肩加朝霞絡腋足
 臂有金寶環釧冠金冠左右耳瑠條貫花鬢珥
 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
 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
 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
 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頌以
 獻
獻表 大抵皆奉佛漢書揮國獻幻人自言海
 西人海西即大秦揮國西南可通唐地理志有
 自南交經雲南永昌入西天竺道路至彼又有
 阿羅陀阿羅單國亦其屬宋不通滇乃自廣州
 府浮舶奉表元嘉七年西南彝遣使奉表曰伏
 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
 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
 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
 足導從無數以為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
 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游
 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

國交會長江取浸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
 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
 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
 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
 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
 潔盡忠奉主心無異相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
 是阿羅陀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
 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
 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
 毘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
 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
 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
 上國臣民曾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
 先時人衆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
 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
 為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
 侮亦令大王名聲曾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
 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勅廣

州時造船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
賜年年奏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阿羅單國
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
烏天竺二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阿
羅單國王毘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
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
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
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廓館宇如切利
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
國王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
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
八味清淨周匝曲屈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
受用於諸國王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
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蔭四海聖智
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
大悲救世爲我尊王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
敬禮阿羅單國王毘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爲
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

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
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月初闕間
自蒙曾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
顏色照耀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
法寶梵行衆生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穩快樂
城閣高峻如軋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
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
爲最殊勝吉楊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羣生安樂
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供養三寶
名稱遠至一切竝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
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阿羅單跋
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
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詢忝承先
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施爭奪遂失本國今
惟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毘紉問詢大
家意欲自在歸誠宣訖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
命得存亦由毘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
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

雪復伏願大家聽毘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
 為料理毘紉使得時還前遣閣邪仙婆羅阿蒙
 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
 願垂納受○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波達陁阿
 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
 敬禮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
 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於涅槃舍
 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
 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人
 民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
 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閩
 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會飲一切我雖在
 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
 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需惟
 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
 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
 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
 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紅藤杖 唐白樂天

百辟詣闕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驃人新獻
 樂請書國史傳子孫時有擊壤老農父閭測君
 心間獨語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
 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
 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體體生疾苦心慘悽民
 得和平君愷悌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
 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
 聖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南詔藏
 書 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
 經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
 諸書呂東萊曰唐太宗帝範十二篇五代喪亂
 書遂缺今上征雲南變彝始出以獻舊十二篇
 始復 曆日表 王伯厚詞學指南載宋政和戊戌
 完 以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
 曆日為表題試士觀此則重宣際宋人未嘗無
 意於雲南特力不及耳指南載詞學題名戊戌
 中式者為崔嗣道 竹枝詞 真中詩人永樂間稱
 宇文彬張守三人 平居陳郭郭文詩有

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其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
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農家夫婦久離別恰似
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
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南

中志 忍撫顧應祚刻常璩南中志於滇意甚善
而未盡今滇中古書如南中行記樊綽志

辛怡顯錄等絕無傳本其刻諸史如史記兩漢
西南傳新舊唐書南詔兩變驃國傳宋史大理

傳元史緬國傳又皆散見未有會歸楊慎采白
古通作滇載記僅備小說倘合南中志十一種

為合刻則上下千餘載 **九字梅花詩** 楊升菴丹
方差足一方之典則矣 鉛錄曰元

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錡以為
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立冬小春十月微

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
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窓下來歌殘冰調沉珠明

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 **三句詩**
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紅藤杖詩云南詔紅藤杖西江白首人時時攜
步月處處把尋春勁健孤莖直疎圓六節勻火

山生處遠瀘水洗來新粗細纒盈手高 **菩薩蠻**
低僅過身天邊望鄉客何日拄歸秦

唐詩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小說開元中南詔
人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號菩薩髻因以製

曲佛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髻 **勅書** 唐德宗勅驃
被首今曲名髻作蠻非也 國王雍羌書

曰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徒鎮寧邦部
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鄰之善謀秉事大之

明義又令愛子遠赴關廷萬里納忠一心稟命
誠信彌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較太常卿並卿

男舒難陀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三人亦各授
官告往至宜領之此所以表卿勲勤申朕恩禮

敬受新命永為外臣勉弘令圖以副遐矚今有
以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

官吏百姓等并存問 **元白** 唐元稹白居易皆有
之遺書指不及多 驃國樂詩元詩云驃

之樂器頭象駝聲音不合十二和從舞跳趨筋
 節硬繁詞變亂名字訛千彈萬唱皆咽咽左旋
 右轉空嗟嗟俯地呼天終不會曲成變調當如
 何德宗深意在柔遠笙鏞不御停嬪娥史館書
 為朝貢傳太常編入鞞鞞科古時陶堯作天子
 遜遜親聽康衢歌又遣適人持木鐸遍採謳謠
 天下過萬人有意皆洞達四嶽不能施煩苛盡
 令區中擊壤塊燕及海外覃恩波秦霸周衰古
 官廢上堙下塞王道頽共矜異格同聲教不念
 齊民方薦瘡傳稱魚鱉亦咸若苟能効此誠足
 多借如牛馬未蒙澤豈在抱甕滋龜鼉教化從
 來有源委必將泳海先泳河非是倒置自中古騾
 兮騾兮誰爾何白詩云騾國樂騾國樂出自大
 海西南角雍羗之子舒南陀來獻南音奉正朔
 德宗立仗御紫庭黠下塞為爾聽玉螺一吹
 推髻聳銅鼓一擊交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
 鬢科撒龍蛇動曲中王子啓聖人臣父願為唐
 外臣左右歡呼何爛習皆尊德廣之所及須臾

雲南督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
 風吹綠葉翠翩翩露中幾枝紅鸚鵡刺桐花雲
 南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命吏
 寫刻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渴

虹睨日
楊用脩詩話云余嘗登眺山寺見雨霽
 虹蜺下飲澗水日射其旁如盼睐得句

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
 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閱莊
 子曰中方睨衍義云日斜如人睨日遂解作睨
 日對渴虹字始稱愈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
 也

丹鉛摘錄
楊用脩丹鉛摘錄云馬總意林引
 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

為嚴初作漢有博物記周公瑾云不知誰著考
 後漢書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
 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中草水狀始知陸賈
 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
 遽付之
綾襪題詩
楊慎成永昌遍遊諸罷所至
 攜婦伶以隨蠻酋欲求其詩
 不知也

翰不可得乃以白綾作襪遺諸妓服之酒後乞
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會重價購
歸楊後知之
更以為快

用脩婦

律云鴈飛會不到衡陽錦

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
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
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又黃鸝兒一詞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
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日空腸斷寄書難
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
勝詞云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
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
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霽雨帶殘虹
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
天晚鴻黃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
里楚臺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牆鴛鴦
浦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弄香雲廊水
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銀鐺

鎖楊用脩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望旣犀渚
雪嶺西連抱洱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

遞別離多汀洲春雨牽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
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熒童歌後暫歸瀟
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譏之撫臣王昺者昺俗戾
人也使四指釋以銀鐺鎖來用脩不得已至滇

石榴分韻

永昌張志淳為太常卿時

則昺已墨敗然用脩遂
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歿
與新都楊廷和友善一日廷和偕弟廷儀暨二
三僚友集志淳宅分韻賦石榴詩客有得張字
者難之志淳子含方七歲在側曰何不用張騫
故事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攜子慎來慎年與
含相若互相辨論各不能屈遂訂為終身交後
含舉鄉薦不仕慎亦謫戍永昌復與含詩文倡
和以垂
老焉
摹禹碑
碑即南嶽岫嶼山祝融峯韓昌
本釋之中有四字未詳夢黃衣魚目人曰此南
瀆衍亭也因重摹於巨石上較湖廣本尤效其

詞曰承帝曰咨翼輔立江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
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
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
衰勞餘伸禮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
國其寧寧寶
舞永奔
黃華老人詩
原在黃華山金翰林王
庭筠四絕句嘉靖間愈
事崔官攜帖至榆李元陽重摹之其詩曰王母
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
住滿谷西風集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與來日
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
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
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官帝遣名山護此邦干
家瑟瑟嵌西窓山僧乞與山前地招
湯鸚鵡金
客先開四十雙今碑在大理三塔寺
湯琮正統間人常題鸚鵡詩云翠閣香閣帶綠
陰忽聞靈舌轉嬌音總將懷袖溫存意不稱雲
林自在心籠絡及因毛羽韻於誇休羨賦辭深
隴山烟雨春雜小莫遺虞羅着意尋人稱湯鸚

鷓
蘆笙吟
釋史宋乾德中將荆入貢詔見詢問
地理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

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太理見之嘗作
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
匏能括四海音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
通四海心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
歌令人玄鬢皤今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
和長謠從夕至至侵朝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
昔聲與今聲
釋讀徹
號蒼雪呈貢人崇禎間遊
不是兩蘆笙
江南有金陵懷古詩云石
頭城下水淙淙西望江關合抱龍六代蕭條黃
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鳳凰已去臺邊樹燕子
仍飛磯上峯杯土當年誰
風節亭
王錫衮號仲
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
山祿豐縣人

有風節亭詩云兀坐風節亭萬苦日日日至焚香
告皇天墮我烈皇淚新君飛海甸昇臣恢剿事
臣衮血性存封疆漸大吏閨中弱息流
饒有鬚眉志臣衮復何言安能死魑魅
滇人集

丁嵩永昌人著橫峯樵唱勝嶺著歸田錄楊士
雲太和人著咏史黑水諸集朱鳳著東湖集朱
克瀛晉寧人著清菴集朱化孚安寧人著賁幽
吟王元翰寧州人著南嶽草唐堯官晉寧人著
五龍山人集馬繼龍永昌人著梅樵集賈惟孝
嵩明人著剩語閒吟藁孫繼魯昆明人在獄著
飯盃集以獄無紙筆取飯盃畫壁也施銓昆明
人著東軒稿楊忠亮石屏人著素吟草山窓蔓
言土公麗江土知府著萬松吟玉湖遊稿永昌
等集木青著玉水流音木增著雲邁等集
遺碑 南園錄稱永昌城西北五里許俗名大寺
山寺廢無孑遺矣弘治間掘得石碑甚完
麗因碑陰載常住財貨之繁懼鎮守者生事輒
碎之近復得一小碑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
之爲罷在元已盛與金齒迥絕又可
見當時財貨之殷非今日可及也 遺表 楊文
一清謝聖駕幸京口私第表云白首桑榆再際
風雲之慶丹心葵藿重逢天日之開五雲御平

六龍九戩施於十畝又云卒忤權臣之柄旋投
慈母之機罪放清朝甘終身於畝畝治新元祐
復起相於洛陽任以股肱委之心腹山公啓事
桃李莫收伊尹阿衡鹽梅無味數載服勞之暇
羽化安心一時際遇之奇龍顏拭目又云念祖
宗創造之艱防家國盈成之患篤事親之心以
事上帝謹保身之法以保下民謝總督三邊表
云人非三代何敢希方召之謀猷業本書生亦
勉効范韓之經略但世平易玩法久漸墮政習因
循人安偷惰不大改絃轍無以作新士氣不力
任忠良無以奮起事功又恐襲樽俎之談或罔
念邊疆之苦持文墨之論不暇謀兵革之難任
耳易至於傳訛浮言每興於所忌謝賜銀圖書
表云人文宣朗光回虞帝之四聰天命尊嚴重
溢東侯之三接又云寶篆精工儼千年之蝌蚪
奎章燦爛絢五色之龍鸞裁成悉出宸衷報塞
寧忘天眷昔張禹誇榮於凡杖徒爲優老之資
魏徵侈賜於佩刀無聞作聖之學相知相遇概

相濟之尤難同德同心感同遊之為盛又云秘府琅函虹彩射青藜之閣禁林玉屑雲光映立圃之宮又云豫雷地奮脩為迅發於四方如風天行渙汗覃施於九有悅而繹從而改吳法允望兼收言必聽諫必行膏澤

醒酒石 大理石屏 有山川雲會希下及典重稱對君之語

物之狀唐李德裕以為醒酒石近李貞伯送人入滇詩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

信天翁 楊林藍廷瑞信天翁詩云荷相勸矣 錢荇帶綠江空暖鯉含鯊淺

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詩中有諷其夏日詩終日凭欄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灑鴛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盡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樂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

而食之按滇補云蘭茂號止菴楊林人兵燹之後著述散失其七世孫世蕃所遺斷簡殘編內有止菴元日家慶沁園春一調甲辰元夕懷亡弟一剪梅一調四月二十一日壽弟廷俊西江月一調又古碑鐫景泰年緱山蘭秀等字合參之則止菴兄弟三人皆能詩廷秀茂字也廷俊秀字也廷瑞或止菴之又一弟也年遠遺名無可考矣又升菴詩云蘭叟和光臥白雲賈生東晦挹清芬何人為續稽康傳題作楊林

炎徼紀 兩隱君和光止菴別號東晦詩不存

聞 田汝成炎徼紀聞叙猛密孟養事與它書異附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如蔓草樹以中官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為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

過爲家狀所蒙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其叙諸彝附論曰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日覩猶知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於朝鮮卽爲嘉域而淮徐之區擯爲外地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彝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列於罷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漸拂首西北而終西南焉知滇焚之地不將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彝不有刻鵠縣置官吏之

日公讌詩

何大復景明有使事之役至滇省中

垣下填車蓋總我太監爭邀呼御史中丞立相待坐花饌玉綺席陳愧我何能居上賓勸酌盡是文武士列坐俱爲藩臬臣廣堂潭潭長百武堂前搗鐘復搥鼓擊石彈絲逐橫吹清歌緩節隨輕舞酒闌起酌明燭前橫金鳴玉聲珊珊交衢夾道燈火亂仰首月出樓臺間諸公豪傑世稀有協恭同寅重邊守幸時彝方不用兵簿書之暇得飲酒只今天子布洪仁九州四海俱同春清風想見唐虞出玉座欣瞻日月新諸公於此復何慮矢志盟心思致身○又送楊中舍承家雲南省慕遠遊篇云君不見昆明池去京一萬里山盤海曲在天上日轉星旋落地底生神發秀千百年太宰源流自茲始七歲辭家朝帝京登台踐斗榮身名水木更起丘園情請帝遣中書行中書此行天子重赤車駟馬都人送岳樓書錦湖光開京口春帆江色動瀟湘龜鼉經

水國衡巫瘴癘雲來黑銅柱標南問南紀錦官
城西指西域揮毫憑軼驚蠻彝卻俟太宰中書
時相如使蜀人同羨遷史浮湘志自奇憶昔滇
中為使者黔公晏我滇山下酒罷會變壯士弓
賦成尚倚將軍馬今日看君萬里歸山川草木
倍光輝公卿禮數古來少父子聲名天下稀五
華岡頭日朝放點蒼山北雲如障遠
遊可樂須早還帝里親闈兩相望
南中行記

漢陸賈撰載 益州記 李膺撰載 哀牢傳 晉楊終
崇文總目 後漢書注 子山為
魏上計吏進哀牢傳孝明 南中志一卷 常璩撰
奇之召在蘭臺見論衡 附於華

陽國 南方草木狀一卷 稽含撰 開西南彝事狀十
卷 唐貞元十四年韋臯進 雲南紀五卷 貞元十
呈叙開復南詔之由 年袁滋

使南詔元和 雲南行紀二卷 長慶三年韋齊休
十三年上之 從韋審規使雲南

紀往來道路及見聞序謂雲南所以為唐患者
以開道越嵩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關外盡斥
棄之疆場可以無虞不然憂
未艾也及唐之亡禍果由此 雲南志十卷 咸通
綽撰以南蠻程途山川城鎮名號 南蠻記十卷

諸蠻族類風俗物產纂為十門 樊綽
撰 南詔錄三卷 乾符五年南詔請通好辛讜
遣從事徐雲度復命使回錄

所見聞 雲南別錄一卷 實滂撰叙南蠻
族類及風土 雲南行
記一卷 實滂撰

西南備邊錄十三卷 李德裕撰大
翰西南備禦不可以弛於是纂兵將糧械之數
城鎮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竝以太和六年
為斷及諸魏故實外 益州記 李克
彝情狀煩碎畢書

一卷 崇文總目地理八十三部八百四十四
七卷始於山海經終於雲南風俗記 天禧

雲南錄二卷

宋天禧元年辛怡顯撰淳化五年以西蜀順賊與南蠻結連詔募命

官士庶通邊事者往黎嶠界招撫時怡顯自薦請行至道元年訖事而歸是書備載始末

詔紀行

元郭松年撰

雲南志略四卷

大德五年李京奉命宣慰烏蠻

始下車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鎮撫屢周雲南始悟前人紀載之失悉其見聞為志略

古滇說原集一卷

張道宗撰其書始自唐虞訖於咸淳滇之方域年運謠俗

服叛紀載事蹟一一備詳

滇載記一卷

明楊慎撰載九隆世族及張蒙鄭趙楊段

高七氏名號起滅之顛末蓋取諸白古通玄峯年運志而刪正之

雲南通志

陽脩雲南志草

包見捷脩未刊

滇志

劉文徵脩其去取本志草○以上諸書今

滇中皆散失不備

建文帝

名允收明太祖之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太祖崩皇太孫即位改元建文諸王

皆以叔父行據方鎮元年七月燕王棣舉兵反六年壬午靖難兵犯京師至金川門谷王穗啓

門納之須臾宮中火起皇后馬氏崩帝倉卒忽內臣昇一篋至且述高帝遺命曰後有急即出

此啓之得度牒三日應文應賢僧服如之於是帝及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並為

僧編脩程濟為道人從宮中隧遁出期從亡諸臣史仲彬郭節馮灌廖平金焦黃直程亨梁良

王王質等自秦淮水關出諸臣稱帝曰大師云師至鎮江會於史仲彬家至襄陽王廖平家遂

行明年癸未乃末樂元年師入滇居永嘉寺惟應賢應能及程濟從末樂二年師去滇入蜀又

入楚入吳至史仲彬家一宿入天台三年復入蜀郭直迎居於大竹縣之善慶里四年三月入

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旬日去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無迹定年師結庵於白龍山六

年師在白龍山金焦郭節黃直來七年去滇入蜀居善慶里八年三月還白龍山史仲彬郭節來七月師避偵者他去九年有司毀白龍山之庵是年應賢應能更結庵於浪穹師居之十年師在浪穹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十一月馮淮黃直來十一年師南行至蠻甸十二年師在浪穹十三年師去滇入衡山還至馮淮家不遇歸值淮及黃直於途俱病師留視之二人卒葬之乃還十四年師在浪穹十五年別築室於鶴慶山中史仲彬來郭節之弟子了空來云節已卒十六年師至黔來往於鎮西廣順之間十七年在黔十八年入蜀登峩眉十九年去蜀入粵十一月還鶴慶二十一年去滇入楚二十二年入吳遇史仲彬因至其家是年太宗崩仁宗立為洪熙元年師渡海登普陀巖遂還鶴慶仁宗崩宣宗立師憮然曰吾其免夫時出亡二十五

年矣涉歷遍天下恒以滇為家先太宗永樂八年使給事中胡濙劉傑御史史濡工部尚書嚴

震太監鄭和假他事往來南中物色之一日震忽遇師於清水關道上相持而哭師曰何以處我對曰上自行臣計之熟矣是夕震至驛亭自縊死是時偵者頻至師作四愁詩以自傷最後命濙駐湖南偵師凡七載始報命太宗夜召入寢殿問狀濙對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無能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聖德在彼獲終餘年太宗領之自後遂罷四出之使者宣德元年師在鶴慶使程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未至而資焦卒二年師在鶴慶八月麓川寇至師去滇三年在道聞史仲彬獄死哭之五月從西陵入陝十月至漢中四年五月還浪穹庵燬仍還鶴慶五年師在浪穹為文哭從下諸臣之死者且命程濟各為之傳戴山巖中六年二月師去滇歷秦蜀楚吳越踰嶺至桂林凡六年而後還是年宣宗崩英宗立明年為正統元年師欲東歸是年六十有二矣遂國初為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觀佛書疏楞嚴法華署曰文

和尚又二年蓄髮爲道士講老莊又七年復爲
僧又二年復蓄髮爲道士未幾又爲僧時從下
諸臣畧盡師每一念及轍悲感累日不食故有
東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止三年師有主庵
之弟子應知遁去師慮迹露與程濟急行入粵
西居橫州之山寺四年濟請師還滇不許五年
復入黔至貴州之筑司題詩羅永庵之壁上會
有同寓僧竊詩詣思思土知州岑瑛所自詐言
是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諸僧俱逮遂及師時
程濟已九十餘髮盡白負橐以從九月師至北
京御史鞫他僧坐誣妄論斬英宗使舊時中官
吳亮來視師言亮常舐食子鵞肉事亮伏地哭
不能仰視歸而自縊或曰吳誠非亮也詔迎師
入大內帝在滇常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
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
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羅永庵壁云
風塵一忽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

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像星還拱玉
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
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看黃屋寄團瓢南來
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
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
鳥早晚朝命程濟作圃因作菜色青兮菜根辛
兮菜兮菜兮似予情兮又有澹菜歌云老菜根
老菜根名固賤用何尊種鋤和尚走灌漑道人
奔長雖新地力成實舊天恩休厭淡莫嫌村嚼
來滋味勝雞豚虧他日日飽黃昏聊將性命存
陳麒字夢祥南海人明成化間爲按察司副使
揖能復不出命錦衣指揮受禮惟陳正立不屈
托病卽歸能怒一日見叱之曰你這蠻子食蛇
慣了故此大膽陳曰豈但蛇卽豺狼虎豹也
要食能日左右欲毆之陳趨出執法如故
張璞字仲美江夏人明正德間巡按雲南剛明
正直風裁凜然與守太監劉裕濫取民間

各項銀兩璞盡革之志惠捏奏遣緹騎逮至京下錦衣衛缺卒璞既得罪代之者懼禍一事不理人目為拋柴御史張志淳曰滇人市朽木於海東為薪價賤而無礙曰拋柴言無用也應作泡

孟獲 建寧郡蒙魏人以勇畧著漢諸葛亮平南中收用豪傑以獲為官屬仕至御史中丞

駱賓王 義烏人高宗永徽五年以長安王簿管記隨李義討西洱蠻戰捷為作露布二

獻於朝又有軍 **杜光庭** 青城人史稱其博學善中

行路難詩 **史仲彬** 蜀諫議大夫後使南詔重其文學留教子弟藏修玉局山卒塋焉今廟祀之

吳江人初建文帝之出亡也由彬家乃抵襄陽廖平家以入滇至永樂二年建文離滇由重慶

抵襄陽入吳復至彬家一宿後還滇八年建文在庵樵悴夏月患痢不能出山覓膳適仲彬偕

程亨郭節訪至建文相對大慟各獻方物仲彬獨豐留一月彬請行建文曰汝遠來固當久留

因問其子之年歲能幹欲為官否彬對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延至春始行王臣慟哭失聲

永樂十五年彬復赴滇至白龍舊處庵燬詢於老婦婦曰官毀之矣問僧徒不知何之史私泣

曰彬不遠萬里來得一面死且瞑日不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凡值寺觀靡不拜禱循尋數郡

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遇一比丘指引乃得至建文處所方大喜留彌月歸後建文東行遇

彬復至 **嚴震** 永樂間官工部尚書為安南使因其家密訪建文忽遇於雲南道中相對

而泣建文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 **焦雲** 永樂六年同黃

便臣自有處是夜縊死於驛亭中 **葉學則** 德興人

直至滇七年 **程亨** 編修建文從 **王運** 閔舉人

從建文東行 **王運** 閔舉人 **王運** 閔舉人

詩歌洪武間常應召對十八年以 **王運** 閔舉人 **王運** 閔舉人

奉訓大夫欽調永平聿興文教 **王運** 閔舉人 **王運** 閔舉人

江郭之建字用皇昆男人當明末恬退不樂仕
死進居樓樹園習稼圃時袖書密樹中

讀之每有所得輒為詩歌童牧趨聽即輟書與
語孝弟勤儉皆信而化之其字法得黃慎軒筆

意張國正昆明人字本和才識雄博明末流寇
入滇聞其賢強以官託疾不受隱居

龍畝有就問者可教即終日不倦否則正色拒
之情容嫚語不敢至其前家貧甚常自怡悅著

有龍麥宗通安麥宗知禽鳥語一日羣鴉在林
畝集有一鴉從西南來哀鳴甚急羣鴉從

之宗曰此雄鴉為白沙赤文疾人揚向春謁巡
里人所弋迹之果然

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所占何事春曰梅有
兩人字而下有母字公將舉兩子後生者得男

赤文疾人也後歲餘歐公復見之問曰子言信
然所云赤文疾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春曰是

生以天赦日當名赦保公服其神命晰其義曰
赦從赤從文疾人即保字歐公嘆曰奇驗乃尔

乎又徐左伯將征那鑑延春問之時正署文案
見春至置筆而進之穎脫於管春前揖曰不利

公宜勿往徐懋不應田本死難本太原人舉人
後竟蒙難如所言

知州死彝賊自久之武定先後死難諸臣嘉靖
難祀名宦以旌其忠

定同知袁倬四川人值鳳朝文之亂一門全節
以死又祿勸州知州秦健因鳳賊叛監守汎地

賊攻圍甚急遂遇害祿勸州吏目劉瑀與知州
秦健同遇賊難以上俱祠忠節祠萬曆二十五

年武定守禦指揮金守仁因阿克之變與千戶
王應爵梅應時黃桂鎮撫金榮高俱死於城陷

之日前巡撫與御史鄧漢勛尋甸武定功罪疏守
仁等及百戶楊祖應陳宰生員董漢英與知縣

蘇夢陽高明學正龍旌尋甸指揮諸藩裕裕等共
十五人以聞稱其或効死封疆或捐軀行陣或

延頸待及或闔門被屠抱恨黃泉血濺長弘之
碧冤啣五夜聲哀望帝之魂例當庶叙以慰忠

魂天啓六年武定同知楊於陞四川劍門舉人喜文章談理學建書院三間於署左每三六九

延士子課文宗禎四年曾名聲反巡撫王伉題陞監紀賊破營死之奏聞建祠以祀額曰精忠

殉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兵部尚書弘治己未進士嘉靖七年武定尋甸蠻彝煽亂

奉命視師討平之是年芒部叛又以公提督雲貴川廣軍務已而四川議撫遂罷西征還京

林俊張黼俊福建莆田人官刑部郎中成化二十

謫為姚州判官黼江西吉水人官後府經歷以疏救俊亦蒙杖謫為師宗守時南京戶部尚書

王恕乞復俊黼官以勵忠直不報至二十一年始從王恕之請復俊為南京刑部員外郎黼為

南京左府經歷是年有工部郎中張吉辦事進士敖毓元又疏劾李孜省及僧繼曉等上怒謫

吉為景東府通判元為河西縣丞

西南外徼

驃古朱波也目號突羅朱閣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東陸真

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黎迦曰

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

瞻婆閻婆也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寔旻曰帝偈曰達梨謀曰

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

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朕曰阿梨吉曰阿梨閣曰阿梨忙曰達磨曰

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未邏曰逝越曰騰

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曰磨地勃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

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

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
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船所湊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險二大山一
曰正迷一日射鞞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
婆明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為甕厨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
三池以金為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
林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甕為園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鈇錫為
瓦荔支為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甕錯以金銀丹彩
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為民衣用白氎朝
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冠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

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桎梏有
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梁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
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罽金相易
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
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疆地接常羈制之
彝亦有美俗一切借貸賒傭通財期約諸事不知文字惟以木刻為符各執其半如約酬償毫
髮無爽如有不平赴會長口訟以石子計其人
之過會長因而訓之使改不改則死惡殺會長
侵伐則從以為死乃分之當然有紀律所過不
犯一草閨門嚴婦人既嫁婿有言其婦外窺者
婦父母親戚掘地縛而埋之以為辱宗夫死不
嫁自稱鬼妻種藝紡績有織夫布者機濶八尺

口誦佛號乃織一梭婦人敬夫進食必叩頭至
地人敬酋長雖在暗室聞過必跪舉手加額兩
會爭戰既久勝負未分有僧入陣止之遂罷戰
而歸其自稱國號皆唐虞之舊是知封建之法
薄四海內外皆有之史臣乃樂些滇海

距羊苴
咩城六

千八百里楊慎謂滇海即今滇海又謂樂些即
杜詩所謂和親邏洋城今作麼些其字雖異地
一也音一也按羊苴咩城今大理府古南詔所
都既東北距大理六千八百里安得以滇池為
南履蓋驃國即緬甸棘彝之城南盡大海自阿
瓦江頭暹羅浮海而東或通閩粵唐書以南海
為滇海而用修承訛遂以為滇海耳又按麼些
今為麗江府在大理西北驃國亦不應越大理
而北通麼些則謂樂些為麼些者亦非也今臨
安府南有摩沙勒巡檢司外通元江老撾諸裔
驃國北履吐蕃明劉文徵曰吐蕃在雲南
其殆是乎吐蕃明劉文徵曰吐蕃在雲南
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

細腰蕃在唐常寇雲南南詔不能勝讓之為兄
後劍南節度提南詔兵擣其巢穴斬首數十萬
永斷犍橋自是不復為滇患至明太祖平雲南
遂裂吐蕃為二十三支分屬郡邑以麗江控制
古宗永寧北勝控制諸蕃麗江北境復與蕃接
近者木氏屢以兵捕蕃招地歲增差發大麥有
差南國錄稱其傳世獨久其俗無地理風水陰
陽吉凶之選而自唐至今千餘年有土有官云

永昌外彝

明劉文徵曰唐書永昌南有茫天連
茫吐蕃大賧茫昌茫鮮茫施皆樓居

無城郭有金齒銀齒漆齒三種以漆及縷金銀
飾齒寢時則去之今茫市長官司大伯彝以榴
皮及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縷飾及寢時脫去
之說永昌郡傳尾濮穿空以安其尾廣志濮有
折腰劍眉九州記哀牢渠帥耳至肩三寸南彝
志穿鼻蠻在柘東以徑寸金環穿鼻中隔下垂
過頤又有長髮棟鋒皆謬妄不經雖永交趾明
騰徽外焚彝盡境耳目覩記所絕無也

文徵曰交趾唐堯宅之漢州之速吳割據亦然
 宋不競始失迄元之强大亦不能郡縣如漢也
 永樂初破交趾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尋又棄為
 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抑人謀之不臧也永昌
 有指揮自交趾歷三世而家藏大珠獨異等伍
 則凡所以失民心而不可復者其以是耶今黎
 氏竄於海濱尚據數郡莫氏之境與廣南富州
 接又有交岡者介於滇交之間蓋彼亦裂而為
 三矣交人皆左衽蓬跣長技在鏡與象臨
 安諸土司足為扞蔽尚未煩內地備禦也

將征緬元史緬國列傳世祖十四年三月緬人

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
 管信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
 西騰越蒲縹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師南甸阿
 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
 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
 緬人前乘馬次象乘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

卷

旁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其

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
 二百八十一騎為一隊信直日以二百二十三

騎傍河為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
 山為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直日追之三里

抵寨門旋濶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
 後信直日馳報忽都復列為三陣進至窄山口

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
 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于額不

及而還捕獲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雨靴一氈
 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為阿禾阿昌邀殺歸者

無幾官軍負傷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
 性被擊而斃

緬字宛委餘編云甲戌余從典屬
 餘無死者 國所以旅熬全文合象胥九
 譯而書之變蠻亦有字形如蝌蚪阿所製也
 昔滇有緬字生凡徼外貢彝至則召而譯其文

有緬字館在布政司東
 南為講習之所今已圯

南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齊書卷之六十三

卷之三十終



